

诗一入唐 气象空前(三)

叶嘉莹讲诗歌

那么杜审言这首和诗是哪一种情况呢?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陆丞的原诗,所以不知道他用的是韵目相同的字,还是韵字相同的字,不可考,但原则上应该是有这几个条件的。

晋朝的诗人陶渊明,也作过很多和诗,他和诗比较自由,只是你写给我一首,我回答你一首。对于韵目跟韵字,陶渊明是不管的。那时没有发展成完美的形式,也没有对艺术性的外表这样重视。那时候流行的只有五言古诗,没有唐朝时候完成的近体诗。唐朝时,因为近体诗的形式已经完成了,就特别重视艺术性,还要透过艺术的形式,在内容上也注重一种配合的艺术。

什么叫做配合的艺术呢?就是你写了《早春游望》,我也要写《早春游望》,内容不但要配合,而且是“切合”,“切”就是恰当,要非常恰当地配合题目的意思。而且既然是“和”,就要把回答的意思写出来。答的是什么人?是晋陵陆丞。不只是平仄的四声、押韵的格律,而且要切合题目的意思。

杜审言在五言律诗的完成方面很有代表性。在这么严格的形式中,他在艺术上写得非常精美、非常恰当。“独有宦游人,偏惊物候新”,什么叫“宦游人”?所谓“宦游”,是因为做官的缘故远行在外,离开了家乡,朝廷派你到哪里,你就应该到哪里去。古代远行在外是很不方便、很艰难的,而且有仕官

的责任,不能随便探亲回家。我在前几节课讲过,唐朝的诗歌里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个重要思想、一个情结,就是仕与不仕、仕与隐。仕宦有仕宦的欢喜和悲哀,隐居有隐居的欢喜和悲哀。有人现在在仕宦,可是心里想的是隐居;有人现在在隐居,可是心里想的是仕宦,这中间是非常复杂的。所以我们一讲初唐的诗,马上揭出这个主题。

“独有”跟“偏惊”是呼应的,“独有”是单单只有,只有“宦游人”才偏惊特别地“偏惊物候新”,“物”就是外物,“候”就是节候,季节的气候。我们说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,故摇荡性情,形诸舞咏”,“气”分为阴阳二气。季节的气候转变了,我们就看到草木都萌生了,花都含苞绽蕊开放了。对“春花春鸟”感慨最深的是谁?是孤独地远行在外的游子,是怀念家乡的人。因为万物节候的更新,草又绿了,花又开了,季节的转变、更新感动了他。早春“物候新”,为什么新春特别感人?我们常说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新春是中国过年的时候,这么好的季节,我却不能回到故乡跟家人团聚。所以“独有宦游人,偏惊物候新”,这个真是艺术,把形式跟内容、跟作诗的对象结合得这么好,而且写得很美。我们说作诗不单是句法,还要有章法,有起承转合。他要写“早春”还要“游”还要“望”,连谢灵运都要“褰开暂窥临”,拉开窗帘看一看,才能写出来!池塘生

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,你早春关在屋子里看书,是看不见这些的。所以要“游望”,他一定要写得切合,就去游望。

怎么游望?“云霞出海曙,梅柳渡江春”,写得非常美。你还要注意,在讲谢灵运的时候,我特别讲到西方的语言学家说语言表达情意,主要作用一个是语序轴上的作用,一个是联想轴上的作用。语序轴就是叙述的口吻,句法章法的次序、结构。讲谢灵运的诗主要是讲语序轴上的作用,讲温庭筠的词主要是讲联想轴上的作用。从语言学来说,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语序轴上比西洋的诗歌更富于变化,更有丰富的意思。因为西洋的文法很严格,现在式、过去式、将来式要说得很清楚,动词在前,宾语在后,主语在前,都很严格,可是中国的文法是非常宽松的,你可以颠来倒去地说。而这就是中国语文的特色,特别适合于对句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语文特色,怎样把它写得更具艺术性、更美、更丰富。

什么叫“云霞出海曙,梅柳渡江春”?“曙”是早晨的晨光,“云霞出海曙”是江南的景色,江南这边靠海。我今年暑假还去看了海,我在波士顿有个朋友,他在海边有一栋房子,好好好高的楼,他把我们接到那里去。第二天早晨天没亮,我们去看日出,站在楼上东方,本来灰沉沉的一片,然后从海面上透出来一点红光,越来越亮,一个大的火

球跳出来了,漫天的云彩在朝日的映照下,颜色非常丰富。所以“云霞出海曙”,写晨光之美。

“梅柳渡江春”,春天来了,怎样来的?中国的气候,总是南方比较暖,北方比较冷,所以你你看春天的脚步,从江南渡过江北来。这个春天的脚步从哪里看?从梅花跟柳树看出来。江南岸的梅花先含苞,江南的柳树先有了朦胧的绿色。江南的梅花开了,柳条绿了,然后江北的梅花才接着含苞、开放,江北的柳树也就绿了。而且同一棵树上你要再注意看,向太阳的树枝先开,背太阳的树枝晚开。“气之动物,物之感人”,大自然的现象如此,所以诗人就把这种精微细致的感受写出来了。“云霞出海曙,梅柳渡江春”,是早春,一天一天来了,而且有游望,看得这样的广远。所以你看真是艺术性,写得这么细致。杜审言这几句诗的好处,是他一方面写得非常精美,一方面写得非常开阔博大,所以有气象。气就是一种精神,在精神上有一种开阔博大的规模、形式,所以叫做气象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老城

卢先庆

天很冷,寒风不时灌入衣领,令我不由自主地跺下脚,搓一搓手。我也不知道,这习惯是否从小生活在乡下养成的。

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。算一算,我在县城生活工作已经29年了。不知不觉间,人生已过一半。记忆中最深刻的,却是在老城生活的10几年。

老城于我,不仅是狭窄的街道,以及西门桥、礁石岩、南门洞子等机械的地名。而是一份莫名的记忆,且最真实的画面感。

我从小跟随父母,在笃坪、官渡等地生活。直到1989年,父亲调到县城工作时,我作为“先头部队”,先于家人一步来到县城,边读书边陪伴父亲。

我们住在西门桥前电力公司修配车间的一间木楼上。家中有一扇窗户,直对着长江。在当时房屋低矮时候,这就是标准的江景房,长江上至红石梁,下至巫峡口的动静都一览无余。

闲暇时,坐在窗前看长江,数过往的轮船。偶尔也会拿起紫竹箫,呜呜哑哑地吹奏一曲,在这个新鲜的地方,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。

父亲每天下班后,都会拎着一包菜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做饭。我在放学后,就坐在窗前,就着一张半新不旧的办公桌,假装看书学习。我没有鲁迅先生那么勤学,也不会桌子上面刻字。看着看着,我的脑海里还保持着住进城里的新鲜感,有一种荷尔蒙似的冲动,想尽快了解这个城市,融入城市生活。

江边的沙滩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没有见过大江大河,从小少玩具的我,沙子、停泊的船,甚至从城里排泄的废水,都能成为焦点。挖沙筑城,引水毁城……儿时没有玩过的游戏,一旦被我弥补。现在想来,觉得较自得的是,夜幕低垂,我在礁石上以一曲自己也不知道曲目的箫声,吸引夜色中恋爱的男女。

父亲对子女很宠爱。除了学习成绩之外,额外的要求就是不许交结“混社会”的人。他们的心目中是,做一个正直的人,有用的人就行。

我很少上街去闲逛。有几个朋友,都是知根知底的玩伴。春天,我们结伴同行去郊外看花;夏天去爬文峰观,冬天钻老龙洞……对于大街小巷的熟悉,则源于上学时从西门桥走到巫中的几年。

这条路,几乎贯穿了整个老城区。每天上学来回三次,我一次又一次期望偶遇的故事,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。令人慰藉的是,老巫峡镇的巷子里,大大小小的几家书屋,成了我心灵鸡汤的港湾。

梧桐树叶绿了又黄。青春,年复一年地从老城10米宽左右的街道上流逝。老城的每一寸地方,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而难以忘却的是:街道上人挤人的温馨和沙滩上阳光下的惬意。

悠闲散漫的生活把我培养成散漫的人。至今,我还如老城一样,古板、休闲、安静。在处世间仍少了老练和隐忍,少了年纪必备的阅历。但是我又庆幸,是老城让我保存这些性格,时光的砂轮没有磨光自己的棱角。

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发展,老城逐渐沉入江底。我在老城居住的地方从西门桥也搬迁到巫中对面的电力公司。之后,又是新城。

老城似乎真的老了,一些残存的建筑物安静地在水底,等待岁月的沉淀。

我心中的老城,却永远定格在我美好的年龄。芳华虽去,此情仍在。



《春》

董景琪 / 摄



在东北老家,进入初冬季节,每家除没有猪的不杀外,都要杀年猪。在那年代,小孩就盼着杀猪和过年。我家因为困难经常是杀不起猪的,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家热火朝天杀猪。杀猪吃血肠,大口吃猪肉,满嘴流油,最好吃的莫过于油渣了,也就是油渣子。

我家有一个习俗,杀猪的当天请亲属朋友,亲属就是爷爷、奶奶、三叔、姑娘、姨娘以及左邻右舍的人,朋友就是生产队队长、会计,或者是教书先生,都是平时有来往的。第二天就是烤油,也就是炼油的时候了。

这一天我和弟弟早早地穿暖和了,静静地站在窗外,面朝香味飘来的方向,就像门前那棵小树一样,一动不动的。使劲的吸着鼻子,巴不得全吸进去,这香味久迟了,太诱人了,馋得我和弟弟直咽口水,喉咙止不住的上下抖动。仿佛所有的馋虫都钻进我们身体里,油渣是宝贝,有着深入骨髓的诱惑……

我十岁那年,正赶上年关,母亲得了阑尾炎。年猪被爸爸卖了,我拉着七岁弟弟,送妈妈到村口,妈妈倒在马车上,转过头来叫着我的乳名:“小君,带好弟弟妹妹,我不在家不要打架,你要有哥哥样子,知道照顾弟弟妹妹。妈妈病好了去买肉、还炼油,油渣归你们。”

车轱辘轱辘渐渐地远去了,直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,我的心一下空落落的,非常茫然,心比这天气还冷,浑身都冻得哆嗦。我和弟弟妹妹望着远去的妈妈,弟弟拽住我,我才和弟弟妹妹回到屋里。我赶紧生火煮粥,屋里才有了一点暖和气。弟弟还在问我:“哥,妈妈真会买肉炼油吗,“会。”我回答着,“只要你

听哥哥的话,不哭,油渣归你。”看着弟弟妹妹,我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,莫名的一种惆怅一时涌上心头,好像我突然长大了。

傍晚,邻居张三家飘来了炼油香味,他家昨天杀的猪。张三家在东院,我家在西院,一墙之隔。我和弟弟站在门外抱着膀子缩着脖子,望着他家。他家的烟筒冒着青烟,就感觉这烟都冒得有劲,直冲云霄。张三家大人在忙碌着,张三蹲在妈妈身旁,两手流油,正用手抓着油渣子吃,吃得那么起劲、那么香、那么得意。张三嘴里嚼着,我和弟弟的嘴也蠕动着,仿佛我们嘴里也有油渣子——

我回到屋里,从柜子里翻出了我的宝贝——冰猴。那是儿时冬天最好玩具,也就是现在公园里大爷用鞭子一抽就旋转的陀螺。在我小的时候还是新鲜玩意,在木头顶上沾上猴或者蜻蜓,旋转起来在阳光映照下花花绿绿,非常好看。看着弟弟还蹲在那里,我有些心疼,我领着弟弟,踏着积雪,伴着张三家的油香,在院外杨树下,用鞭子抽起了冰猴,清脆而悠远的响声,啪啪响个不停。

第二天,温暖阳光照耀在大地上,我又来到张三家杨树下,甩起了鞭子。这响声一浪高过一浪,引得张三出来了。

“小君,这么早就在用啊?”张三一脸羡慕,满嘴油乎乎的。他用商量口吻说:“给我玩

油渣子

贾红雨

玩行吗?”我说可以,但得交换。“交换,我没有玩具,只有一个陀螺,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”张三着急地说。“吃的也行啊。”我盯着他的油嘴巴,眼睛眨个不停。他心领神会,麻溜地转身向家跑去,很快就从家跑了出来,双手捧着油渣:“这个行不行?”“好,给你玩。”我忙说,接过油渣快速地跑回家,递给了弟弟。

过年前一天妈妈回来了,还买了一块肉。夜晚,一家人在炕上,我和妈妈讲述这些天张三家炼油的事。说着说着,我听到妈妈说话的声音里有颤音有抽泣,许久母亲和我都没说话,屋里出奇的静。在这漆黑夜晚,妈妈坐了起来,摸着黑,披上了棉袄。隐隐约约中,母亲又拿起她那长杆大烟袋,熟练地摸着烟回罗,装上了一袋烟,大口大口地吸起来。烟袋里一闪一闪地微弱火花,分明能看清这一团一团烟在屋里徐徐升腾,好像是母亲难以言表的惆怅心绪。借助抽烟的微光,母亲眼里挂着晶莹泪珠。

转年,又是瑞雪飘飞的季节,临近年关,我家杀了一头四百多斤大猪,在全屯子也是最大的。杀猪当天,亲属朋友来吃猪肉,爸爸妈妈脸上一直露出笑容,逢人便说,这猪肉臊子有多好啊。

第二天,妈妈和我、弟弟早早准备炼油了。我把提前和弟弟捡来的柴火抱进屋,锅里

放上水,燃起火来。我负责烧火,妈妈负责切料往锅里放,材料是板油、猪联贴、肠子油,还有边边角角碎肉,妈妈说清水要多一些,油会清亮。她说话的时候锅里开始冒热气,香味开始在屋里弥漫,妈妈用饭勺子搅动,渐渐地、渐渐地,这些肥肉、碎肉,慢慢地变了颜色,先是由白黄白黄的,随后浅黄色起来,水熬没了,剩下的就是油了。妈妈把大锅盖掀开,锅里都是清亮清亮的猪油,油渣子就像一尾尾游弋在水中的鱼,在锅里游来游去,把人眼珠诱惑得都要掉进锅里……妈妈这时会说,别猴急猴急的,马上就好了。她用勺子往大碗里舀油,把碗里的油在放到坛子里,然后用漏勺将油渣捞起来,放到盆子里,满满两大盆子。顿时,香味在小屋空气中缭绕飘荡,味道很浓很浓。

妈妈说:“你去把张三还有他妈妈喊来,吃点油渣子。”我愣在那里,不解地看着妈妈。只听妈妈又说道:“他家今年没杀猪,都是邻里邻居的,吃不穷,喝不穷,没杀猪咱们也不能看着。”

张三和他妈妈来了,我和弟弟、妹妹还有张三每人都端一碗油渣子,在屋里走来走去,大口大口地吃着油渣子,说着、笑着。

